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5年8月15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版式编辑:陈雪峰

六

到耀武六岁时,耀文只三岁。耀武能带耀文了,父母去上班,耀武就把耀文领出门;耀武呆呆坐在横木上晒太阳,耀文一刻也坐不住,满院乱跑,什么东西都要动一动。砖厂大院的人一直不懂这亲亲的两兄弟性格相差为啥那样大:一个调皮捣蛋,机灵聪明;一个闷头闷脑,悄无声息。有时候闲聊,他们问玉秀或谭明康:“这两个孩子差异怎么那样大?”谭明康说:“是吗?差异大吗?”大家知道他不怎么关注孩子,这是男人的通病。玉秀说:“是啊,我也想不明白,耀武屁声没有,放那里你只当他不存在;另外那个整天都有说的。耀武如果像耀文那样淘气,我们也决不要第二个孩子了。”

也有人问:“这两孩子谁像谁啊?”玉秀说:“小的那个有点像我,大的有点像他爸。”问谭明康时,他说:“没注意,哪知道谁像谁。”说是说过了,他心里却生点疑问,老想着,咽不下去。他叫过两孩子,耀文说:“爸,叫我干啥?”他看看耀文,耀文不怎么胖,小小的瘦削的脸蛋透着他的某种痕迹,像许多个轮回中一个熟人的样子。他说:“没事,你玩吧。”耀文就跑开了。他再注视耀武,耀武站在边上,耀武要胖许多,圆脸上泛着太阳的红;他在耀武身上看见了玉秀的影子,虽然模糊,但坚定地存在。他只是没找到自己的半点痕迹,那样专注地看着,越看越陌生。

夜里他问玉秀:“你讲讲你和那个男朋友的事吧。”玉秀说:“怎么想起问这个?”谭明康说:“没啥,就好奇。”玉秀说:“有啥好奇的,认到我就把别人甩了,你该满意了吧。唉,我就不知你哪一点让我鬼迷心窍了。”

谭明康没心情开玩笑,说:“我不是说那个,我是说……”一时又说不出口。

玉秀说:“你想说啥?”谭明康说:“我想知道你们是怎样谈朋友的?”

玉秀说:“还能怎样?”谭明康怔了怔,说:“你们就没……没亲热过一下?”

玉秀笑起来,说:“那时候敢亲热啥,连手都没牵过。”说着,想起那次自己主动拉国平的手,那一手的汗记忆犹新。

谭明康说:“真的连手都没牵过?”

玉秀缓过神来,她撑起身体,狐疑地看着谭明康,说:“你今天是怎么了?想起问这些?”

谭明康躲闪着玉秀的眼睛,说:“没啥啊。”

玉秀说:“是不是谁给你讲了我的坏话?说,是谁?”

谭明康慌了神,说:“随口问问,没人说啥。快睡吧,时间不早了,我还得起夜班呢。”

那几天,谭明康爱出神地盯着耀武,越看越觉得没有像自己的地方,不敢再问玉秀,想等个机会,带着耀武去验血。到星期天,玉秀要去看电影,谭明康说:“你去吧,孩子我带着。”玉秀一走,谭明康忙托周嫂帮看耀文,牵着耀武上街。临近医院,谭明康的脚步越来越慢,他作了一个简单的假设:如果验血真有问题,他该怎么办?他似乎看

陪玉秀看电影

◎尹向东

雪花

【第2585期】

锅的稀饭都昏光了,他们才满足地把碗舔干净,揣回怀里。

苍蝇都飞到空锅里,密密麻麻停在锅边锅底,黑乎乎一片,十分壮观。

泽仁旺姆不甘心与驮脚娃的对阵就这样收场,吩咐玉珠:“把杀牛匠叫来!”

玉珠看看嘛呢坪,没看到占推家一个人。

泽仁旺姆又叫贡布:“把圈棚里那头老母牛牵来!”

贡布明白她要杀牛,提醒道:“夫人,小牦牛还没断奶呢。”

“舍不得娃娃套不住狼,快去!”

贡布和玉珠摊开双手,恭敬地弯腰施礼而去。

瞎子占推是祖传的杀牛匠,在女儿谷上下百十里,颇有名气。

玉珠跑来请占推杀牛,他想到马上可以得到新鲜牛头,给涅牛娃吃牛心,便高兴地跟着她去嘛呢坪。黄毛藏狗跟前跟后来回乱跑,甩着尾巴撒欢。

当他们来到锅棚边,贡布也把老母牛牵来了。

占推把佛珠交给玉珠,解下头上盘着的发辫绕在脖子上,扎好袖子,从装行头的牛皮袋里检出一柄柳叶刀,用大指头试试刀锋。他感觉场上有很多人,都看着自己,便有意亮亮手艺。

结果是钟秋果看呆了,一个瞎子居然不要人搭手,不用拴住牛脚放倒在地再宰杀,三下五除二就收拾利索了,简直难以想象。他一个劲地摁动相机快门,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,一头活牦牛就变成大块肉了。

占推用刀尖割下一块背脊肉,还滴着血便塞进嘴里,不屑地说:“老牛。”

早已围上来一群藏獒藏狗,忙不停地抢食地上的肉渣,争舔草上沾着的牛血。

头人、管家、村长们接头接耳议论纷纷,不是赞叹瞎子杀牛的本事,而是猜测雅卓官寨大动干戈杀牛分肉有何企图……

占推收拾起牛头、内脏和屠宰刀具,放下袖子。玉珠把佛珠挂回他脖子上,要送他,占推摆摆手,扛起袋子昂着头拄着棍独自走回家去。

占推走拢院门朝楼上喊道:“娜姆,把新鲜的牦牛心子拿去,给涅牛煮上!”

丹增命仆从把牛皮和整块的牛肉扛回官寨。泽仁旺姆早已安排人洗净饭锅,重新点火烧水,把留下的大棒子骨去锅里熬汤。晚些再加两背篋青稞、芭谷糝熬稀饭,就是今晚赈灾的盛宴了。一时间北头烟火腾腾,蒸汽弥漫,好不热闹。而南边锅庄火熄灶冷,只剩下索冷和几个驮脚娃兄弟伙在刷锅涮碗收拾柴禾。

泽仁旺姆宣布:“百姓们,煮粥济贫连搞三天,晚上是牛肉稀饭。明天后天分别在莫洛寨、各布寨施粥。今晚举办锅庄舞会,欢迎本布更巴们参加!”全场欢呼雀跃,女人们喜笑颜开,男人们摘下呢帽往天上抛。

自此,嘛呢坪上的两军对垒,泽仁旺姆棋高一着,完全占据上风。

索冷放下袖筒,掸掸身上的灰土,来到北头,双手抱拳向泽仁旺姆致意:“太太是女中豪杰,怜贫恤苦,慷慨仗义,在下索冷深为感佩,仰慕不已!”

她仿佛没听见,转身邀请钟秋果和头人们:“有请办事处贵宾和各位本布,到官寨用餐!”

索冷明白自己的身份——坝充,一介平民,土百户夫人一脚就把他给踹开了。他意味深长地一笑,从怀里掏出一只火烧馍馍,啃了一口,叫道:“水!”立即有驮脚娃递上牛皮水囊,他咕咕喝了几大口,暗自思忖,我手里还有一张“牌”,现在不到时候,得捏着。

那老头姓姜,早就在砖厂呆着,是厨房的炊事员,满脑袋花白的头发,满下巴横七竖八的胡须,像永远没有剃过。老头说一嘴拐来拐去的外省话,没人能说得清他的来历;他也像没有任何亲人,多年时间里始终蜗居在砖厂大院一角厨房边那间阴暗而潮湿的房里。多年时间里,老头没什么明显变化,谭明康觉得那主要是他不能再老了——他没地方能再老下去。厂院里的孩子们都非常怕他。特别在冬天,有时候家里来不及做饭,让耀武去打饭,耀武端着铝锅,每一步都忐忑不安;到了厨房窗口,他把饭票递进去,尽量不去看老头的脸——老头的眼睛在冬季总是通红的,不停淌泪,活像那些暗夜中要跳出来的鬼魂。耀武却免不了看见老头的手:老头的手在冬季长满冻疮,肿胀得像馒头一样皴裂开来。接过铝锅,耀武迫不及待地逃离厨房,在夜晚的噩梦中,那双手无处不在,四处寻找耀武。

——《陪玉秀看电影》

明争暗斗：新势力与旧权贵

看看日头快到中天,泽仁旺姆来请示:“可以升火煮饭了吧?”

钟秋果点头道:“好!”

锅棚里立即忙碌起来,五个扎巴娃将起袖子站在五口铜锅边,有节奏地挥动锅铲,将小麦、青稞、芭谷糝、豌豆碴搅和匀了,边炒边翻。

见锅棚再次冒烟,近处寨子的百姓便三五成群地朝嘛呢坪赶来。莫洛村路远,全村老老少小早已赶到,被护卫队挡在场子外。

泽仁旺姆的得意劲刚刚冒头,就见下扎坝各底的一千人马赶起来,身上大背着汉阳造或明火枪改装的杈子枪,在嘛呢坪南边地角停下,将一袋袋青稞、芭谷和大捆的柴禾,煮饭用具等卸下车子。她上前干涉:“干啥干啥?这里在开本布更巴会,莫来捣乱!”

罗追站在她身后,对各底娃怒目而视。

索冷刚好登记完户籍,快步走到钟秋果和胡仁济面前,揭下大沿礼帽施礼,禀报道:“二位大人,本布些都在赈粥,我本人也响应号召,捐出一石青稞、芭谷、为赈灾大会——”他指指主席台上的横幅,“助阵来了,不会不欢迎吧?这些人是我的驮脚娃,专程从各底赶来埋锅造饭,煮稀饭救灾。”

真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!索冷来抢丹增和泽仁旺姆的风头,让胡仁济兴奋不已,说道:“好哦好哦,做善事嘛,这正是钟特派员大力提倡的!”

钟秋果高兴地说:“今天是全扎坝的会,各部落听到消息来吃稀饭的百姓肯定多。有你加盟助阵,就更热闹了!”

驮脚娃们得到支持立刻来了劲,七手八脚搭起三副三脚铁锅庄,安上大铜锅,点燃火。索冷派两人到溪沟背水,自己亲自上阵操起锅铲炒粮食。

泽仁旺姆脸色铁青,回到自己的锅棚,暗暗发誓绝不输给这个驮脚娃。

嘛呢坪南北两头烟火弥漫,双方如阵前对擂,乒乒乓乓,热闹非凡。

头人们既惊诧又兴奋,各底富商到雅卓官寨前搭锅煮稀饭救济雅卓百姓,这不是在向丹增本布挑战吗?他们眨着眼,似乎嗅出不一般的味儿。

钟秋果打开镜头,兴致勃勃地给各底娃们拍了搭灶升火的场景,然后直奔北头拍摄雅卓官寨的锅棚。

直到太阳当顶,户口才登记完毕。赵元福和马龙用算盘一拨打,统计结果出来了:上扎坝卓尼34户,俄壺46户;中扎坝扎沁32户,雅卓48户;下扎坝夹拖25户,各底48户;合计233户,1864人。灾害情况统计:够吃户约占总户数27%,其余为缺粮户,缺一至三个月不等,最多有缺半年以上的。办事处带来的救济粮还有很大缺口。

钟秋果胡仁济翻着户口登记册逐一检查,看数据有没有猫腻。

胡仁济突然想起什么,问马龙:“去年你来征粮,听说哪个寨子给红军送过许多粮食?”

马龙说:“容思寨,每家每户都送了一袋粮食和一些猪肉、牛肉,有的还送了活羊。其它寨子,或多或少也有人送。卓泥的亚多阿姆家,给了红军一万多斤青稞、芭谷,是送得最多的。”

“人呢,这亚多阿姆?”钟秋果问。

“怕政府找她算账,全家都搬走了。”

胡仁济说:“凡给红军送过粮食的人家,一颗粮食都不给!”

扎坝河谷午时必须风,一阵河风刮来,炊烟乱窜,呛得火头军们睁不开眼。

百姓越来越多,黑压压围住场子,挤得护卫队的“防线”不断后退。

稀饭煮熟,索冷往锅里放一点盐再加一块陈年酥油,顿时香气四溢。贡

布闻到酥油香,在夫人耳边一嘀咕,立即去大厨房拿来一块腊猪肉,切碎丢进锅里,一股浓烈的肉香扑鼻而来。饥民们大都终年末沾油腥,不住吞口水。

泽仁旺姆和索冷都去请办事处验收,胡仁济先到北头锅棚,往每口锅里插一根木筷,筷子在粘稠的稀饭里直立不倒,又到南面锅里插筷子,合格,便对钟秋果说:“可以了。”

钟秋果大声宣布:“特派员办事处在道孚县扎坝巴里施粥救灾,现在开锅!”

守护在路口、坝边的护卫队立即闪到一边,人们一拥而上,扶老携幼,撒腿朝南北两头的锅庄奔去,嘛呢坪一下子变得既热闹又混乱。

泽仁旺姆双手做成喇叭状,用扎巴话大声喊道:“百姓们,这里是办事处和雅卓官寨开的锅棚,都到这里来吧,掏出你们的木碗,排好队,每人一勺!”

她临时叫来的七八个吹鼓手,奏响各种乐器,唧唧呜呜,好不热闹。

钟秋果打开镜头,以吹鼓手为背景,抓拍了一张泽仁旺姆挥手的照片。她冲他一笑。

贡布用铜瓢敲着锅边,用地脚话喊道:“雅卓官寨煮粥济贫,粮食是特派员办事处给的,感谢刘军长、钟特派员和胡县长!”

地坝另一头,索冷挽着袖子,气派地挥着铜瓢高喊:“乡亲们,开饭啦!我索冷响应特派员的号召开设个人锅棚,不管是雅卓的还是其他的乡亲,都来喝稀饭吧,每人一大碗!”

钟秋果正忙着拍照,听见“办事处”“刘军长”“特派员”“胡县长”几个词,猜到他们说的内容,很是兴奋,自言自语道:“太好了,太好了!”

泽仁旺姆站在锅棚边,双手叉腰,有如传说中的东女国女王,乐呵呵地视察她的臣民。她不屑自己掌勺,那是下人干的事。

人们端起滚烫的稀饭狼吞虎咽,响起一片唏唏呼呼的声音。飞来无数苍蝇,黑压压一团一团,与人争食。扎巴人不驱不赶,各吃各的,相安无事。

贡布挥勺与索冷对阵,他仿佛成了两军对垒的一方主帅,是居高临下的主人,向芸芸众生施舍,感觉非常过瘾。

泽仁旺姆说:“管家,你歇歇,让玉珠掌瓢。”

玉珠跃跃欲试,伸出手去。贡布却不交瓢,乐呵呵地说:“谢谢太太,老奴不累!”稀饭的热气烘得他满头大汗,直往下流。

泽仁旺姆笑了,权力多么有诱惑力,掌握权柄的人谁肯轻易放手,哪怕是掌勺分稀饭这样的小权。她再次开口:“让玉珠来吧!”

管家不得已交出瓢把,玉珠接手便熟练地挥动铜瓢,比他利索多了。

看见玉珠掌勺,南头的小伙子们端起稀饭往北边冲来。有个不安分的扎巴娃挤到她身后,掀起她的裙子在大腿上摸了一把。玉珠顺手用铜瓢打将过去,滚烫的稀饭粘了扎巴娃一手,那人滑稽地惊叫乱跳,周围的人幸灾乐祸地起哄狂笑。一时间,北头锅棚热闹非凡。

索冷见人往对方去了,便把勺子交给一个驮脚娃,提起钱袋高喊:“大吉大利,进财进宝。每人一碗稀饭,再发一块藏洋,一块响当当的藏洋哦!”

人们一愣,似乎不敢相信,继而发出欢呼,掉头向南边稀饭锅拥去。

索冷扳回一局。

就这样,人们喝了北头的稀饭,又跑到南头锅边排队,喝了南头的稀饭,再跑到北头锅棚排队列子,人们像过节一样的热闹快乐。直到南北锅棚门口